

如微光,照得我心安

刘新昌

这个月,口腔溃疡频繁,烂了好,好了烂,生怕出点啥幺蛾子,于是去医院检查。

排队,挂号,候医,忙乎了半天,终于见着了医生。可医生看上去比我还糟糕,眼皮浮肿,哈气连天,像后背长了疮,在靠椅上左右磨蹭,极不情愿地问,什么病?

我把手搭过去,按在医生手腕上,足足按了一分钟,说,脉搏起跳有力。正想翻他的眼皮子,他一把站起来,厉喝道:有没有搞错?我才是医生!

既然你是医生,为何问我什么病?我说。

我的意思是问你什么症状?医生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妥,翻了翻他浮肿的眼皮。

口腔反复溃疡。我说。

先做个全面体检吧。医生盯着我说,仿佛盯着个金元宝。

也行。我答应。虽说单位每年一次免费体检,可大多是走过场。每年体检,规定时间、规定地点、规定项目,弄得跟犯罪似的,可大家仍乌泱乌泱地排着队,体检中心能不敷衍?更何况,这年头,空气、水、食物,哪样不带点工业气息?半年时间,足够让身体发生某些变化,我不能吝啬也不敢吝啬这点钱。

医生见我爽快答应,如释重负般地松弛下来。他盯着电脑屏幕,菜地里捉虫般敲完各种体检化验缴费单。

所幸,经过一天的等待,各项指标出来,身体各器官运转正常,没有像小孩子写字那样,冷不丁多出一点,或无意间少了一块,更没有字还是那个字,却扭曲变形得厉害。

医生拿着一叠体检和化验单,看了半天,就像高考阅卷老师,逐字逐句地念,末了,说了句不痛不痒的话:没事,就是太焦虑,内火旺,吃点牛黄解毒丸,补充点维生素,饮食清淡点,保持好睡眠,就好了。

能不焦虑?现在,正是不大不小、不上不下、不尴不尬的典型中年油腻男。年纪上,如果再大点,可以退休还乡、颐养天年,再小点呢,还青春跳脱,未来无限;职场上,上有领导天天施压,下有一帮天才追赶;生活上,家和事业是天平的两端,稍有不慎,就会失衡。

我看了看医生浮肿的脸,本想说,只怕你比我还焦虑吧。可我还是忍住了,怕他说我器官没问题,精神有毛病,要是被强制留下来做一堆精神方面的检查,那就损失大了。于是赶紧抬腿走人,连再见都没说,这种医生最好不见。

出了医院,本想搭地铁回家,可地铁里人满为患,大家鱼罐头一样密密麻麻地挨挤着,根本透不过气,于是又出来了。

公交车?还是算了,就四五站路,万一上车,碰到个懂礼貌的小学生,非得给我让座,不坐,仿佛是不支持他做好事似的,虽说我早生华发,但毕竟才四十多岁,用不着这种“礼遇”,也害怕这种尴尬。

打的?也不考虑了,的士司机正闷得慌呢,见你一个人无精打采地从医院出来,保准给你讲一堆人生哲理和心灵鸡汤,仿佛一个行将就木的人,有了鸡汤的浇灌,就能枯木逢春了。上次,我有个朋友住院,我去医院看他,病房里摆了好多鲜花,我对某种花有点过敏,恰巧病房里就有那种花。从医院出来时,我被呛得眼泪双流,于是,匆忙上了一台的士。司机见了,边风驰电掣地开车,边善解人意地开导:哥们,多大个事?一切生老病死都要看淡,人活在这世上,最重要的是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……哥们,请问是你自己还是你家人?如果是你自己……”司机一路嘚嘚嘚,全然不顾我的不悦,临下车时,我愤怒地对司机吼了句——你祖宗!

还是步行回家吧。

二月的长沙,虽说还有点冷,但已

抵挡不住春的脚步了。

湘江边的堤岸上,迎春花开了,金黄透亮,风一吹,幽香氤氲,涤荡肺腑,格外清新喜人。山茶花开得红艳又丰腴,在绿叶的映衬下,真如苏轼所言,“叶厚有棱犀甲健,花深少态鹤头丹”。还有那婆婆纳,刚开出两三朵,小蓝花,指甲盖大小,在风中摇曳,楚楚可爱。不知谁在江边开垦出一小块菜地,几萼白菜长出了纤长的菜茎,菜茎上绽放几朵小白花。

路上,给爸妈打了电话。八十岁的父亲,去年年底做了次手术,结肠结石。开始,老人家以为自己能撑住,没有告诉我们,自己一个人悄悄去了医院,后来,打针消炎也没用了,疼得满世界骂人。幸亏当时在家的亲戚朋友当机立断,立即让医生手术,才没磨穿肠道,没有感染。堂哥发微信给我,看到手术取出来鸡蛋大小的结石,想想都疼。

我问父亲术后感觉是否还好?老人家爽朗一笑,没事,不用挂念。中气十足。

回到家,老婆已经将羊肉火锅地上了,热气升腾,香味扑鼻。正在写作业的女儿跑过来,一把抱住我,开心地报告,弟弟今天会说“苹果”了。也是,两岁的小孩,除了会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外,很少说话,忽然间说出一个“苹果”,能不让姐姐感到石破天惊?

饭后,进书房,竟然被一股馥郁的香气直接雷倒,没想到,春节前折的腊梅,这会儿开了。记得春节前,腊梅就长出了拳拳花苞,可等了很久,腊梅一直将拳头攥得紧紧的,舍不得播撒香气,我以为它“休克”了,误了花期,没想到它是在厚积薄发啊。

讲真,面对滚滚而过的时代洪流,我就如暗夜里的一叶扁舟,没有任何防御能力,确实有点焦虑。不过,好在日常这些细小的美好事物,如微光,照得我心安。

重游东洲岛记

李慧星

近闻,东洲的船山书院经过拆迁重建后,一改过去颓废衰破的景象。戊戌岁仲冬,邀几位花甲好友,携一壶老酒,乘一叶扁舟,登临夫子楼。把酒临虚,开怀迎风,顿觉舒胸,如履仙境。同行几位“夫子”,一时诗兴大发,填词作赋,佳句不少。未几,嘱余书写游记以记之。

东洲,左环潋滟鄱湖,右携璀璨雁峰,北依巍峨衡山,南望逶迤五岭。乃八百里湘江三大岛之一。东暖其势如月似弓,中流湘江,砥柱城东而得名。西瞧其状又似巨船南航,张帆迎风,犁波涌浪,又称船山。明有太仆寺刘稳别业地,桂王常瀛改建万圣宫,布袋和尚金身祖师殿,乾隆岁建东洲书院。光绪年修船山书院。辛亥年后,为船山存古学堂。民国为船山国学院。杨度求学于此,闳运开坛于斯,曾熙执鞭于兹。

经五百余载岁月荏苒,荆棘丛生,风雨剥蚀,榱桷朽坏,础宇倾侧。又历战火兵燹,塘堞庠序,塌颓过半,梵壁祠宇,破庐残垣。萧也,凋也,悲也!

时至乙未,政通人和。顺和民意,共襄盛举,果断策决。以“文化、生态、休闲”为宗,“防洪、固岛、利民”为要,“重建、依古、革新”为重。斥巨资,重规划,延鸿工,增旧制。越三年,罗汉宝刹兴,船山书院竣,夫子楼耸立,刻古今贤人诗赋楹联于其上。又延师设坛,布经受道,育化菁莪,弦歌不辍。复翦芜秽,构出奇石,环筑栈道,杂种花竹。翠绿澄净,藻荇交映,清风递香,止水涵碧。开莲溪文脉之先,彰船山经学之道。

故曰:东洲一岛,湖湘文渊。道南正脉,兹地是源。湘水余波,江河兴澜。经世致用,万代流传。

春 雨

江小华

绕云雾漫步
碰撞液态残酷
从天幕坠附山谷
被风儿吹得粉身碎骨
散布低处深处高处 不问出处
或许命中注定这样撕心的劫数
你摧醒了大地冻土

走风度线路
脚步飞越绝处
以欢笑应付险阻重负
圈定十面埋伏 梦锁江湖
涟漪沾染血脉凝固寒冬的筋骨
千丝万缕化为生命礼物
你萌芽了春天的幸福

偷片春日回头看

卢小强

华灯初放,觥筹交错,人们在喧嚣的城市里把酒言欢。每天,这一幕幕的场景重复上映。仰望天空,心中的那份洒脱还存在于心,存乎于举手投足之间不?

2018年的冬天乃至今年的初春,多少让人惆怅。严冬,总是寒风凛冽。初春,总是绵绵继日的淫雨。今日久违的第一抹晨光冉冉而来。没了阴霾,城里树梢上露出一抹嫩绿,春天真的来了!

曾几何时,我们追逐打闹,有着童心般的喜悦,但如今,即便洗净铅华,似乎也难重归心中那片乐土。尤其是商、政界的各位精英们,这些历经风霜的智者,费尽心血打拼着那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也许有过回归的心,却早已淡然。

2019年,恰如祝语要“抱金猪宝宝”。这一年充满了无数的遐想与憧憬。这一年,改革、创新将不断深入;这一年,经济将稳中有升;这一年,更多利好政策将不断推出;这一年,从一开始就充满了

幸福与希望。但我坚信幸福是干出来的。

但我们呢,似乎没有什么改变,依旧如同以往无数个年初一样,忙着总结前一年的经验,忙着部署新一年的奋斗战略,这一切恍然已成必修课,成为了习惯。

于是乎,年华就这样被习惯一年一度地慢慢吞噬。

能否静下心来回忆一下那些年少青春?也许当初我们懵懂,也许当初我们荒唐,但那份感觉却永远找不回来,那份最纯真的感动永远随着年轮珍藏于心。

有人说这是奋斗的宿命,也是年轮的宿命。我不以为然。

一日下午,一位阔别很久的友人邀我喝茶。我们谈天论地,没有世俗,没有工作,没有利益……阳光透过大大落地窗洒在缕缕茶烟上,再亲昵地抚摸全身,关于过去的点点滴滴一丝丝从心底泛

起,倍感温馨。原来生活如此美丽。

或许,在很多人看来,回味过去是没有上进心的表现,会失去斗志。于我看,也不尽然,难得一份闲暇,难得一份追忆,幸福就如同手中的阳光,抓一把,似乎什么都没有,摊开手,又是满满的阳光。

在乎情,存乎心。

事实上,偷个清闲,回忆一下过去,不仅仅会让幸福洋溢,还有更重要的意义。

难道不是吗?毕竟早在很多年前,就有人抱怨钢筋混凝土早已经孤立了我们的身体,禁锢了我们的灵魂,隔绝了我们的友情,甚至亲情。

朋友很赞同我的观点。他说偶尔的回忆甚至可以矫正前进的方向,这就比如开车不能没有倒车镜一样。

我听明白了,朋友说的就是读史可如今。